

# 乡村振兴学院

## ——长三角一体化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文 本报记者 李铭坤 图

在距离上海 350 多公里的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有一所和同济大学联名的“学院”——**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2012 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杨贵庆应邀参与黄岩西部古村落的修复,从此开启了长达 8 年多的融合之旅。

修复的古村落,如何聚集人气从而撬动产业的发展?如何在最严格的生态保护要求下,寻求乡村振兴发展之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高校的优势资源如何落地助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学院用实践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 由同济大学杨贵庆教授设计,连接永宁江两岸橘园的大桥,外形像一片橘子叶



■ 乌岩头村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一角



■ 阿玲馒头是当地网红馒头



■ 古法熬制黄岩烤糖是非遗传承



■ 宁溪糟烧保留了台州古法酿酒技术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老式黑胶唱机的大喇叭里,悠悠地飘出极具上海风情的旋律,在大山里回响,三三两两的游客穿梭其间。“这里是由 100 多栋民国时期的老旧民居修复的,如果不是杨教授团队抢修及时,很多房子应该已经坍塌,不复存在了。”沿着卵石小路往山里走,宁溪镇党委书记胡鸣一边忙着协调村里停车场扩容的事,一边介绍。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宁溪镇乌岩头村,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南校区所在地,石墙黑瓦的古村落保留了百年前的风味,紧凑的布局里,会议、餐饮、住宿、休闲功能齐全。去年,全国各地到这里培训的人络绎不绝,这个山里的小村落借着往来的人气“复活”了。

胡鸣口中的杨教授,说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杨贵庆,一段由古村落开启的缘分,多年来在这里生了根。如今,这棵以“乡村振兴”为名的大树,串起黄岩各项资源,在全域开花,结出了同济和黄岩融合发展的果实。

### 搭平台

让古村落“复活”的乡村振兴样本

“以前在家里做馒头,后来搬到老街上。这里人气旺,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午后的阳光散落在沙滩老街的石板路上,结束一天忙碌的阿玲一家闲聚着喝茶聊天。阿玲家的馒头松软有嚼劲,多时一天能卖出上万个。除了老面发酵的手艺外,水好也是“秘方”之一。

屿头乡沙滩村位于黄岩西部长潭水库上游,作为 300 万居民、100 多万亩农田和数万家企业用水的水源地,长潭水库素有“台州大水缸”之称,地表水环境质量 I 类标准的水质。

和乌岩头村一样,为了保护水源地,沙滩村的发展受到各类生态指标的严格限制。“怎么在最严格的生态保护要求下,寻求乡村振兴发展之路,乡村振兴学院是我们的探索。”沙滩村如今已是国家 4A 级景区,站在游客中心的沙盘前,屿头乡党委书记陈康说起了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和同济大学之间的“缘分”。

“这里是杨教授在黄岩最早的‘落脚点’。”2012 年,杨贵庆团队受邀帮助黄岩规划美丽乡村建设,“改造”的第一个“样本”便是沙滩村。

美丽乡村建设绝不是简单的推倒重建,古村落、古建筑承载的乡愁是农耕文明重要的宝藏。在杨贵庆的指导下,曾医站变成游客中心和文化礼堂,卫生站变成同济大学美丽乡村实践基地,公厕所和旧粮仓变成民宿……修旧如旧的古建筑,在被注入新的功能后“复活”了。

“古村落修复了,如果没有人气,过几年还是会废弃。怎么办?”经过与同济大学的共同谋划和布局,2018 年 2 月 6 日,作为国内首家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揭牌,沙滩村和乌岩头村分别为北校区和南校区。借助同济大学的师资力量,开设《乡村适用技术》《乡村空间布局》《乡村文化传承》等专题教学课程,外加不同主题的现场教学点,吸引了全国各省市的培训人员源源而来。据统计,乡村学院自成立以来,共承接培训班和考察团 477 批次,接待人员 12784 人。

而这,仅仅是乡村振兴学院的 1.0 版本。为了实现西部库区几个村落的联动发展,一条连接南北校区的“演太线”7 公里步道,已经全线贯通。

“这条路,是在杨教授的带领手下走出来的,那天刚下过雨,杨教授一行几个人翻山越岭,从沙滩村走到乌岩头村,用了 8 个多小时。”如今,路通了,沿线几个村落的规划也已成型。配套设施的建设、不同产业的布局,不久的将来,联动发展的古村落,将带动黄岩西部库区整体“复活”。

### 聚人气

带动传统产业发展的无限可能

对于黄岩来说,乡村振兴学院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搭起的平台所聚集的人气。而人气,给黄岩传统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

宁溪糟烧是台州特有的古法酿酒技术,以黄酒糟为原料,经过粉碎、发酵、蒸馏所得,整个过程保留了当地最古老的手工酿造工艺,是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素有“台州茅台”的美誉。

“我们酿酒用的水,都是这口井里的,说来也怪,离开这里一样的工艺,酒的味道就会不一样。”在有着 500 年历史的金山陵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怀军的故事从一口水井开始。厂区几个酒窖里,封藏着每年最佳季节酿的最好品

质的糟烧,时间最长的已有 20 年。“你看,酒坛外面厚厚的一层有益菌,看着黑黑的,手按上去一点都不脏。”

陈怀军坦言,虽然叫“台州茅台”,但宁溪糟烧的名气基本仅限于台州本地。而因为种种原因,酒的销量一度受到极大影响,金山陵酒业也曾陷入发展困局。“作为乡村振兴学院的现场教学点之一,一批又一批学员来到这里,感受糟烧工艺的同时,也直接带动了产品的销售。很多人尝了我们的酒,通过网络联系我们购买。去年销售增加了三成,市场真的太大了!”对于这个藏在山区里的酒庄来说,乡村振兴学院为它打开的,是整个国内市场。

位于头陀镇的双楠红糖专业合作社,是古法熬制黄岩烤糖的非遗传承载基地,也是乡村振兴学院现场教学点之一。合作社负责人蔡锡华是烤糖非遗传承人:“头陀种甘蔗始于宋朝,古法制糖的手艺是祖辈传下来的。很多学员过来参观我们制糖的流程,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进去的是甘蔗,出来的就是红糖。现场尝了我们的烤糖后纷纷购买,有一次,一个班的学员直接把我们的库存买完了。”

据介绍,头陀镇共有甘蔗 4000 多亩,也有不少村民自己制糖小范围售卖。“我们自己也种甘蔗,但量不大,大部分还是从蔗农那里收购,符合标准的甘蔗送过来制成红糖后,我们直接收购红糖。因为品质有保证,我们的收购价格甚至比蔗农自己零售的还高。”蔡锡华说,这样的运作模式,实实在在地提高了蔗农的收入。“我们基本上都是回头客的生意,去年一年增收不止 30%,线上销售也让我们受疫情影响比较小。今年打算扩大生产规模,新的产品也马上要上市了。对了,我们很多客户是上海的呢。”

经由一个企业、一个合作社盘活的是整条产业链的资源,受惠的,则是当地和产业相关的无数百姓。

### 重融合

探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岩模式”

从文化到旅游再到产业,如果说,乡村振兴学院是一个支点,那么它撬起的是,黄岩全域的资源,带动的是黄岩在乡村振兴发展之路上的全新探索。

在黄岩兜兜转转,你会发现,因美丽乡村建设和黄岩结缘的杨贵庆团

队,已然和黄岩的城市规划建设发展融为一体。

说黄岩,必然要说黄岩蜜橘。中华橘园是黄岩的一张“金字招牌”。四月底五月初,正是橘花飘香的季节,蜿蜒的永宁江畔暗香浮动,万亩橘园打造的中华橘园小镇已初具规模。

“我们村 1600 多人,三分之一的村民在种橘子。”凤洋村党支部书记彭华明,稍有闲暇就会在橘园里巡查。作为黄岩蜜橘振兴计划的一部分,凤洋村所在的澄江街道,近年来开始大规模栽种橘树。按规划,未来黄岩蜜橘的种植面积将达 7 万亩。

和澄江街道隔江相望的,是头陀镇辖区内的黄岩蜜橘精品园。“你看那座桥,像一片橘子树叶,把永宁江两岸的橘园连在一起。这座桥就是杨教授设计的。等到橘子红了,永宁江两岸火红一片,非常壮观。”澄江街道主任金建国说。

黄岩蜜橘还有个“基地”在南城街道,被冠以“贡橘园”的田园经济综合体,整体的规划方案是杨贵庆手绘的,每一个功能区如何定位,未来发展蓝图,图纸上的女性行走方便。“这次记陈虹站在橘园里说着,‘以前由这里走水路,可以直达黄浦江,多年来,因为杨教授,因为同济大学,黄岩人对上海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从古村落的修复,到乡村振兴学院,再到黄岩未来的建设规划,这么多年来,同济元素已经和黄岩的发展融为一体。”黄岩区委书记陈建勋说,继 2.0 版之后,乡村振兴学院的 3.0 版,将更注重城乡融合,“在黄岩的整体规划发展和布局上,我们将进一步深挖同济的优势资源,深化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黄岩,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种融合发展的维度将进一步拓展。“上海许多区和黄岩有地缘关系的元素,比如头陀镇的茭白远近闻名,青浦练塘的茭白也是声名在外,我们希望通过类似载体的对接,寻找和长三角各省市融合发展的途径,探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黄岩模式’。”在陈建勋的描绘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造林计划”已经启动,待一棵棵融合发展的树苗如乡村振兴学院般开花结果,这片树林将迸发出强大的生机。

# 一棵开花的树

## 发展的黄岩实践



■ 乡村振兴学院南校区:乌岩头村



扫码看视频

# 美丽乡村的规划需要文化定桩

## ——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

从上海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350 多公里,动车 3 个多小时。这 350 多公里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杨贵庆已经走了 8 年多。

作为黄岩美丽乡村“首席规划师”,8 年多来,杨贵庆两周一趟往来于上海和黄岩之间,几乎走遍了黄岩的每一个角落,风雨无阻,寻找适合黄岩的乡村振兴之路。

### 关键词 陪伴

村里人说起“杨教授”,都非常熟悉他工作的“三件套”:一顶草帽,一个布袋,一根竹杖,时间长了,他便成了大家口中的“布袋教授”。

“杨教授的布袋就像是机器猫的口袋,藏着乡村发展的魔法。”穿梭在乌岩头民国气息十足的古村落间,宁溪镇党委书记胡鸣有些感慨:“这次因为疫情,杨教授破天荒地 3 个多月没来了,我们都很想他。”

“我也很想大家。”回想起 8 年前被学院院长陈秉钊教授推荐初到黄岩时的情景,杨贵庆用了“巨变前夕”四个字。如果不是当时的新农村建设,这些古村落说不定已经“消失了”。“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简单地拆旧建新,不是‘拆除抹粉’,乡村的美丽是由内而外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性化什么样的妆’”找到每个村子自己的文化底蕴,“文化定桩”是杨贵庆在给村子做整体规划时最先的切入点。

更为重要的是,陪伴。“我们不是合同式的规划,而是陪伴式的,这样规划才能不折不扣地落实。”古村落修旧如故,老街的水泥地变成青石板,古戏台修葺要恰如其分……在陪伴的过程中,杨贵庆和一些村民及施工队“斗智斗勇”——“雨水是财水,肥水不流外人田(铺地少用水泥注重生态)”“古村落房屋的风貌是同花顺(色彩协调很重要)”“伴娘不能太抢镜(建房要尊重山水环境)”……他总是能在自己专业理论体系里找到深入浅出的比喻,用来说服当地的村民。



■ 杨贵庆教授崇尚“陪伴式”规划

沙滩村、乌岩头村就像杨贵庆的两个孩子,在他的“陪伴”下,慢慢成长起来。用屿头乡党委书记陈康的话来说,如今的沙滩村,“村民们都服杨教授,他说怎么弄就怎么弄”;而杨贵庆却说:“一个村 7 岁,一个村 5 岁,孩子长大了,有一天会自己走、自己跑了,我就可以放手了。”

### 关键词 导演

屿头乡沙滩村入口处,古樟树撑起一方天地,一排可供村民和往来人群休憩的连廊,正对着复建的古戏台,如果哪天台上有戏开唱,这里就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而这一幕,在杨贵庆画出规划图的那一刻,就已经在他的脑海里一遍一遍上演。

“我觉得自己更像导演。”杨贵庆对于古村落修复的规划是“场景式”的,“我们不是要规定这个空间做什么,而是要给它提供可以发生什么的机会,这样往往会收获意外的惊喜。”沙滩老街保留了石板路,杨贵庆手里的竹杖划到哪儿,村里的河流就往哪儿引流,就连河里的水位多高,也是按照他的要求落实的。“做这些规划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有这样的场景,城市里来的小孩光着脚丫在石板路上自由奔跑,在路边的溪水里嬉戏……”事实上,在杨贵庆脑海里发生的这一切,如今已经真实地发生在沙滩老街上。

都说走过沙滩老街,犹如穿越了千年的历史,可以一路感受岁月的变迁。老街的尽头,是藏在老房子里的新酒店,酒店对面一个小三角的空间里,杨贵庆也给它留下了一种可能性。

“原本那里是一个小小的柴火杂物房,我们把它设计转变成一个酒吧,对于老街对面乡村酒店住下来的游客来说,这里会给他们过夜生活提供一个新的选项。”杨贵庆师生团队在黄岩的实践,被总结了 10 条乡村振兴工作法,杨贵庆说,这些只是“精准应对,要因地制宜打出‘组合拳’。相对于建筑修复等肉眼可见的‘有’,‘导演’们给空间留下的‘无’,才是成就各个乡村特色发展的无限。”

### 关键词 双赢

在黄岩,说起杨贵庆,听到的都是感谢。

“其实合作是双向的,是双赢的,这何尝不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同济实践呢?”在这一场长达 8 年多的实践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的教学实践基地在黄岩西部山区落地生根,一批又一批学生跟着杨贵庆走进乡村,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教学研究和服社会结合起来,在中国乡村历史变革的实验场上迈开脚步。

“这么多年,十几个研究生毕业,

# 记者手记

采访过程中,不止听一个人说起这样一句话。“杨教授到村里,连村里的狗都不叫。”似乎不怎么好听的一句话,却是村里人对杨贵庆教授最朴素的认可,一般只有自家人来,狗才不会叫,不是吗?

看到过杨贵庆教授很多的工作照,照片里的他风尘仆仆,最常有的形象就是戴着草帽、背着布袋,拿根竹杖,尤其是那个布袋,像极了平日出门买个小菜的必要装备。8 年多来,古村落留在胶片里的影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有杨贵庆还是当初的样子,只是发间多了些花白。

采访过程中,认识了一群“干劲十足”的人,屿头乡的陈康、宁溪镇的胡鸣、南城街道的陈虹……那些奔走在黄岩乡村振兴一线的基层干部们,他们大多曾跟着杨贵庆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出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们更像是杨贵庆的“编外弟子”,带着国际化的视野和理念,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开始了全新的探索。

还有在黄岩专心种橘子的陶开荣,冲着“黄岩蜜橘”四个招牌,几年来投身黄岩蜜橘振兴事业,科学种植,埋头培育新的品种,看着“身家千万”的他满鞋烂泥从橘园出来,乐呵呵地说,再过两年这片土地就会给他回报的时候,记者脑海竟闪过一段熟悉的旋律——在希望的田野上。

务实,是贴在这群人身上的标签。因为他们,看得见的未来正闪闪发光。



■ 乡村振兴学院北校区:沙滩村

脚底的泥 未来的光